

中东欧国家周报

【波黑政治周报】

波黑 2018 年 10 月选举前瞻

Ivica Bakota

(2018 年 9 月)

Kiadó: Kína-KKE Intézet Nonprofit Kft.

Szerkesztésért felelős személy: Chen Xin

Kiadásért felelős személy: Huang Ping



【波黑】波黑 2018 年 10 月选举前瞻

波黑大选运动在 10 月份迎来最后一次选举。主席团，众议院，塞族共和国和波黑联邦（Republic of Srpska, Federation of BiH）两个实体，布尔奇科行政特区（Brcko）和州议会的所有主要候选人都已确定，并为 69 个政党，34 个独立候选人和 36 个党派联盟提供选票名额。官方选举活动恰好在选举前一个月开始（9 月 7 日），但非正式的竞选活动在暑假结束后立即开始。到 8 月底，主要候选人正在忙着参加当地选区的文化活动或重新开放有关机构，并开始酝酿将用于竞选活动的新的政治假释。

这些选举对波黑政治发展的影响很难被简单表达，应该与波什尼亚克人，克罗地亚人和塞族人的长期利益，以及三个主要的宪法族群（民族）和政党的短期利益相并行。如果从左翼党那里采取批判的、可能合理的方法，一个“新的”民族资产阶级（ethno-bourgeoisie）变成波斯尼亚政治中的主导政治行为者，并提出一直存在的意识形态问题，如波斯尼亚政治共同体的可持续性，以及短期的政治问题，如跨越族群和实体的公民政党的反精英替代方案，那么这些选举很可能就不会带来革命性的结果。波黑仍然是被私人，党派和自私的族群利益长久占领的国家。正是

贫穷和腐败的中央治理困扰了西方的大多数国际观察员。

然而，在过去两年中，波黑中央政府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在一些政策圈子里，主要是那些围绕在欧盟使团和由欧盟使团所赞助的政策圈子，重申了部长会议

(Council of Ministers, CoM)的亲欧政策，这被认作是可以表明该国加强欧洲一体化进程并通过谈判同对立的族群-政治精英达成妥协。今年波黑提交了欧盟委员会的入盟调查问卷，这被认为是现任政府的一大成功，并提高了部长级会议及其主席戴尼斯·兹维兹迪奇(Denis Zvizdic)的支持率。一些媒体希望将他视为波什尼亚克(Bosniak)新任主席团的成员之一，而有些人则认为他的提名将强化波什尼亚克在波黑联邦内的支配权，或者中央政府是不露面的官僚、而他的提名完全是萨拉热窝、巴尼亚卢卡和莫斯塔尔之间的刻板的、无主见的决定。

因此，这些选举将涉及三个主要宪法族群的长期利益，而多层次(国家，实体，行政区)和跨部门(族群间)参与者的数量增加将成倍增加整个事件的复杂性。政党的利害关系很难夸大，而这些大选对国家、实体和族群的重要性很容易被理解。

错综复杂的提名

据各路媒体报道，即将举行的大选中，最有趣的部分

将是总统选举——十多名候选人将争夺三个席位。在波什尼亚克选举中，有七名候选人，其中三名有机会当选。各种消息来源声称，波什尼亚克民族主义的波黑政党

(SBiH) 的候选人埃默·杰尔拉季奇 (Amer Jerlagic) 将成为民主行动党 (SDA) 的特洛伊木马，他的提名旨在防止如果 SBiH 的前任主席和战时总理哈里斯·西拉伊季奇

(Haris Silajdzic) 参与选举而可能导致的波什尼亚克右翼投票的大量溢出。民主行动党提名舍菲克·扎费罗维奇

(Sefik Dzaferovic)，最忠诚的党员之一，但却是一个在公众中得不到强烈支持或认可的人，因此引起了人们对于

民主行动党派外部候选人 (M. Hadzikadic 和 S. Sepic) 用以冲淡波什尼亚克选民的怀疑。预计最大的分拆交易将在

民主行动党的西拉伊季奇和中右翼的波什尼亚克的美好未来联盟 (SBB) 党主席法赫鲁丁·拉东契奇 (Fahrudin

Radoncic) 之间进行。这位充满魅力且争议始终伴随的商人如果证明能够有区别于他的政党在前几次选举后同民主

行动党所结立的同盟，那将是民主行动党的直接竞争者。

在波什尼亚克左翼，三名候选人将竞选总统。波黑社会民主党 (SDP) 候选人代尼斯·贝西洛维奇 (Denis

Becirovic) 可能会与民主阵线 (DF) 的热利科·科姆希奇以及多民族党 (NS) 的博里萨·法拉塔尔 (Borisa

Falatar) 划分票数，从而决定联合左翼联盟的命运。同样，

波黑社会民主党的主席科姆希奇因他的克罗地亚民族的身份，也有获得总统职位的可能性，同公民左翼的多民族党候选人法拉塔尔一道，他担任萨拉热窝中央办公室和联邦议员的可能性很可能增加。

民意调查还为右翼民族主义的波黑爱国党（BPS）候选人提供了机会，前将军塞弗尔·哈利洛维奇（Sefer Halilovic）在波什尼亚克选举中上演了极大的惊喜。在上次选举中，没有经济支持，哈利洛维奇赢得了7万张选票，这使得他的候选人地位最接近其他所有波什尼亚克政党的反精英和民粹主义位置。

在克罗地亚选区有克罗地亚民主联盟（HDZ BIH）候选人和现任克罗地亚总统候选人德拉甘·乔维奇（Dragan Covic）。长期担任克罗地亚民主联盟主席的他被认为是推动选举改革的主要负责人，而未能这样改革做可能会影响到他的选举成功。民主阵线候选人科姆希奇和多民族党候选人法拉塔尔，都是克罗地亚族人，预计将在波什尼亚克分割地区选票，他们都具有改变总统选举走势的能力。因此，克罗地亚民主联盟正在寻求与州，联邦一级的小型克罗地亚中右翼政党联盟。然而，其领导人戴安娜·泽莱妮卡（Dijana Zelenika）试图与克罗地亚中心的言论保持距离，并且是在民主阵线的选民基础之后，这使得克罗地亚民主联盟更容易支持选举改革作为竞选议程，但也减少与

其他克罗地亚政党的凝聚力并使得同它们预期中联邦层面的伙伴关系变得不那么稳固。

在塞族共和国中，现任总统和强大的分裂主义者米洛拉德·多迪克（Milorad Dodik）缓和了支持一体化的变革联盟（SZP）的呼吁，并且预计将与塞族成员、温和的姆拉登·伊万尼奇（Mladen Ivanic）进行激烈的竞赛。今年年初，多迪克已经宣布他将全职追逐独立，他的言论在一个问题上最具凝聚力-消除进行独立公投的所有法律障碍。他的候选资格遭到西方的强烈反对；然而，他依靠区域脆弱性和外国支持来推动他的议程。很难预测他将与分裂主义走多远，但几乎可以肯定这将导致总统职位的危机和僵局。

问题和期望

大选的总体影响难以预测。波黑的总统职位可能更加不稳定，这将阻碍政府进行必要的改革并阻止波黑的欧盟和北约一体化进程。另一方面，它可能让某些人对已经迫在眉睫的改革进行讨价还价的过程，或者将改革无限期地延迟。至少，这不是第一次国家的长期利益被政客的短期计划所劫持。

总部设在萨拉热窝的分析人士指出，即将举行的选举将决定民主行动党的未来，领导以波什尼亚克和以波斯尼

亚为中心的政党，使左翼政党几乎没有结成联盟的机会，并带来具有个性的而不是盲目服从的政党官员，以及大幅提升低票数选民的投票结果。

在即将举行的大选之前，通过审视现实来面对所有这些问题也许是有用的。事实证明，波黑民主行动党可能会遭遇低迷，但正如民意调查所显示的那样，其作为领导波黑的政党地位不太可能被取代。波斯尼亚穆斯林很可能无法确保波黑民主行动党在萨拉热窝中央办公室中再一次获得多半数席位，但是比例代表制和所谓的“亲波黑民主行动党团体”（SDA proxy parties）很可能会保证其在执政联盟中有一席之地。由于总统职位投票的高度民族分割，民主行动党候选人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任波什尼亚克总统候选人。其次，联合左翼联盟的机会分散在波黑社会民主党，传统的中左翼党派和民主阵线以及其其分裂派对之间，各党派宣布将收取单独的选票，几个当地的中左翼政党将相互竞争。第三，追求清白和值得信任的人格恰恰产生了相反的结果：各方支持的名人数量越来越多，用以代替缺乏真正的领导人物。事实上，鉴于各联邦、州、州议会和内阁的政治异化程度之深，以及通过交易职位以获取支持，政党和公众人物之间在实践中的所谓的 'uhljebljivanje'（从稳定的工资和“增加退休金系数”中受益，而不是获得劳动报酬）有一定的共生关系。这种

做法导致异常多的非政治公众人物被不同政党所推举并加入到名单中。最后，根据各种媒体进行的即时民意所显示，可能会有相同或更高数量（约 50%）的弃权者和被动选民，他们认为选举不会带来任何重大变化，任何一方都无法使他们坚信他们的投票会有所作为。

另一方面，对于克罗地亚人来说，主要的州和联邦一级的问题是选举改革。从 2018 年 3 月起，克罗地亚的政治家们试图再次动员支持选举改革，这将阻止穆斯林成员多数选民反对克罗地亚投票，从而决定克罗地亚成员担任总统。目前的选举法规定，三方主席团由三个族裔的代表组成，它们分别是波什尼亚克族、克罗地亚族、来自斯普斯卡共和国的塞族。如果不对克罗地亚候选人担任总统候选人进行单独投票的具体规定，克罗地亚政党担心大量波什尼亚克人将投票支持克罗地亚候选人并重复 2006 年和 2010 年选举时克罗地亚成员仅以波什尼亚克选票当选的情况。克罗地亚政党参与了长期的宪法和政治斗争以通过对中央议会现行选举法的修正案，但该议案被众议院拒绝。因此，克罗地亚政党处于自相矛盾的境地，他们必须依靠单一联邦选区的非族裔选举来争取自己的宪法代表权，否则如果他们打破了族裔政治议程的循环，就有可能失去在克罗地亚主导地区的支持。

从 2010 年大选开始，克罗地亚代表参加中央政府的缠

脚石已被处理并化解，即泛克罗地亚选举前联盟和选举后的“绅士协议”。依据主要克罗地亚政党-克罗地亚民主联盟-目前的立场，其他克罗地亚政党将倾向于在超宪政主义与反中心主义和分离主义的愿望之间摇摆不定，指责波什尼亚克各方投票绑架和创造“伟大的波斯尼亚”，以及具有“波黑言辞”的温和区域主义和更具狭隘的议程。

塞族共和国（ROS）对这些大选的影响最小，因为这个自治实体对共和国和中央选举进行单独投票（以及议程和言论）。因此，从塞族共和国来的候选人将同萨拉热窝没有“共同命运的共同愿景”和对波斯尼亚政治制度规范的特别信仰。他们单一地专注于塞族共和国的自治问题，而这可能相当于公开的分​​离主义。

（作者：Ivica Bakota；翻译：潘梓阳；校对：贺之杲；审核：陈新）